



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恻隐之心

说实话,我不是博学的人,看《奥本海默》电影前,我不熟悉这个人。职业原因,看到这几个字,第一时间脑海里闪现的是“阿尔茨海默病”(AD),俗称老年痴呆症,科室收治这类患者不少,前几天业务学习,神经科医生刚刚讲解了这一疾病。

近年来,总觉得记忆力、反应力减退,最突兀的表现就是大脑忽然“卡壳”。迎面来一熟人,职业、职务都晓得,就想不起别人的姓名,只得舌头含糊把姓略过,重音放在后面:x老师、x领导好;有事情打电话、发微信,查找通讯录,想不起对方第一个字;更要命的是,在给病人看病开药时,药名就在指尖和口边,硬是踌躇一下才记起……很怕这种现象会加深加重,是AD的先兆,把初筛量表对照了一下,还好,距诊断还有很大空间。50岁以后,对自己身体少了信心,有点症状,非得做一些检查才能安心。

所以,当我在三口之家给儿子发微信,咨询他对《奥本海默》这部影片的评价时,儿子回复:好看,但你可能看不懂。这实在有点伤自尊,大抵是他觉出我的智商有下滑趋势,对于国外复杂的人名,众多的人物,跳跃的表现方式,以及历史知识的缺乏,会影响我对故事的理解。随后他推送了一段十多分钟的视频,让我先了解一下影片所想要讲述人物故事的历史背景。

果然,课前预习非常重要,让我明白

黑白画面的叙事技巧,以及光电闪烁的含义,在观看这部并非我所喜欢的长达3小时影片中,没有犯困打盹。并对其中的一些对白记忆深刻:愚者才会选择光明正大,权力只存在于阴影中。科学和政治是两种思维模式,科学家和政客是两类人,不要让他们搭界混淆。

不知为什么,电影结束,看到奥本海默对原子弹的威力造成20多万人死亡,自称“我化为死神,变成世界的毁灭者”,而深深内疚,无端便联想起诸葛亮来。要说这两人相隔1700多年,相距14000公里,东西方文化历史截然不同,何以把他们二位联想到了,概因想起三国中,诸葛亮在一次战争胜利后的流泪和祭奠。

诸葛亮用计七擒孟获,火烧三万藤甲军……在山上往下看时,只见蛮兵被火烧得伸拳舒腿,铁炮打得头脸粉碎,皆死于谷中,臭不可闻,孔明垂泪而叹曰:“吾虽有功于社稷,必损寿矣!”左右将士,无不感叹(三国演义第90回)。后班师回蜀,行至泸水,阴云四合,狂风骤起,兵不能渡,孔明曰:“此乃我之罪愆也。”作祭文以悼众死者……读毕祭文,孔明放声大哭,极其痛切,情动三军,无不下泪(第91回)。

要说奥本海默和诸葛亮,隔着遥远的的时间和空间,他们都是天才,奥本可以几周之内学会一门语言,诸葛亮可以预测天气借东风;一个制造出原子弹,一个改良连弩箭,虽然威力不在一个等量级,但都使战斗力大大提升;一个是原子弹之父,

一个是蜀国亚父,凡以父冠之,都是了不起的男人……但这些并不是他们的共性,他们的共性是都有恻隐之心。

孟子曰: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……恻隐之心,仁也……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,弗思耳矣。他们二人看到同类的死亡,没有因胜利和荣誉,而丧失作为人类的恻隐之心,他们痛苦、哀伤,这是人性,跨越时代、空间和种族。在我看来,使人类最终进步的,不是科技,不是制度,而是这种与生俱来的人性。

看完一部电影,喜欢找人聊聊剧情,就像一块儿吃饭,总要摆谈摆谈哪道菜好吃哪道菜欠火候,一言不发抹嘴就走,人间烟火少了不少乐趣。现在,和我聊电影最多的竟是儿子。小伙子继承了我对电影的爱好,近几年,发现他对电影越来越包容,我对有些情节的吐槽,他都宽容地给影片找理由。

我说:科学研究并不一直都是好事,核武器是毁灭世界的隐患,终极的科学将颠覆人类,这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,太危险。儿子说:原子弹确实加快了二战的结束,这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,才会相互忌惮,不敢轻易发动战争。瞧,这就是中年人的消极,和年轻人的乐观,两种态度看问题的差距。

有时,和儿子争论一个观点,不管谁占上风,我都觉得神奇而骄傲。眼前这人是我孕育的,捧在手心里,从一个小肉球长大,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性格的堂堂男子汉。有人说: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,突然发现年轻是很久以前的事。在儿子面前,这种感觉尤为明显,幸好,我的年轻有他传承。

我的乳名叫卯狗

□谭大松

老家有一个习俗,男孩子出生后,先取乳名,再取学名。乳名越贱就越贵。老家人给孩子取乳名并不讲究,也不费气力,往往狗啊猪的,牛啊羊的,虎啊兔的,要好土有好土,土里土气的信手拈来,如此装订在一个人的生命史册里,再也抹不掉。

农历六月二十一,我呱呱坠地那天,正是卯时,奶奶就给了我卯狗的乳名。牙牙学语之时,奶奶就对我说,卯狗蛮贵重的,卯狗娃长大了会有出息。之后,奶奶的嘴里随时喊着“卯狗娃”,乃至一个生产队的人都叫我卯狗。年幼的我,面对“卯狗卯狗”的喊叫,总是傻乎乎地微笑,有喊必应,有叫必答。

我是奶奶的长孙,重男轻女的奶奶自然把我视为心头肉,当成她的掌上明珠,期盼我出人头地。奶奶除了抢着给我取了乳名,又要么爸么婶当我爹妈,让我喊父母为伯母,又是给我拜干爹干妈,拜了一个拜两个,拜了两个拜三个,搞笑的是拜了一个沿路讨饭的叫花子干爹,叫花子干爹送了我一根裤腰带,酒足饭饱后收了礼物,便再也不见踪影。这还不够,奶奶还顶着中午的酷热,跑了几里路,找到人称“张算命子”的中年人,他掰着手指数了一阵,似乎掐出我一辈子的命运走势。“卯狗娃,张算命子说你命好啊,以后要吃轻松饭哟!”奶奶高兴地说。

人大了些,由不介意到有些讨厌,不爱听人喊卯狗的乳名了,也不像先前那样笑嘻嘻地满口应答,即使奶奶叫我,我也要撒娇地哭着说道:“我不是卯狗,不准喊我卯狗!”奶奶依然“卯狗娃,卯狗

娃”地叫喊,说偏要叫卯狗娃,还说要我把卯狗娃叫出好运来。想到奶奶平时疼我爱我,虽然憋了一肚子气,也只好忍着。

上了小学,面对卯狗变了调的叫喊,我常生起无名之火,也为奶奶取的这乳名怩了虾气,怨愤起奶奶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难听的乳名,而不取一个文雅好听点的。“毛狗,毛狗爱咬人。”要么村里的小伙伴,要么同班同学,他们公然拿我乳名逗乐,却不顾我的感受,时而乱变卯狗声调,“毛——狗”“毛——狗”地大呼小叫,故意抬高嗓门,拖长声音,惹得我牙还牙地骂道:“你这个毛狗,你才是毛狗,再乱喊瞎叫,就尝尝我的拳头。”有时甚至真的和对方干上了。“看啦,卯狗发毛了,真的是毛狗啦,打毛狗哟!打呀!”几个比我壮实的小伙伴先发制人。我身单薄,人瘦力小,根本不是那些小伙伴的对手。都是卯狗乳名惹的祸,我愈加不喜欢别人卯狗地叫喊,非要奶奶收回卯狗这乳名。

我光着的胳膊乌一块青一坨的,奶奶看见了,心痛不已,赶紧放下家务捧着患处哈热气,再拿棉签轻轻地擦上碘酒。孙子被人欺负,奶奶绝不会听之任之,总要当着对方监护人,握紧拳头,摆出要揍的姿势,吓唬吓唬打我的那些小伙伴,还说:“只准喊卯狗,再不准喊毛狗,你们要晓得我的拳头会吃肉。”本是慈眉善目的奶奶,瞬间变得面目凶狠,这还真有效果,从此很少再有人喊我毛狗。

后来我考上师范学校,吃上了奶奶说的“轻松饭”。“我说这卯狗取得好嘛,算命的也硬是说准了,卯狗娃命好啊!卯狗娃

快给奶奶打酒喝。”奶奶掉了牙的嘴笑得灿烂无比。怕伤了奶奶爱孙子的苦心,我也就不去顶嘴说这是十年寒窗苦读的回报,和卯狗的乳名以及算命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

渐渐地长大成人,喊我卯狗的声音也渐渐地消停了,我仿佛又有些不习惯。婚后有一次,和妻子回我老家探望父母,我的卯狗乳名被母亲泄了密,妻子接着就“卯狗卯狗”地喊,我顿时感觉好热乎,似乎奶奶亲切的喊声回响在我耳际。

一次和好友操哥漫天闲聊,无意间说起了乳名的趣事。操哥把我的乳名卯狗听成了毛狗,马上说,毛狗是狐狸的土名,说狐狸聪明,说你的长辈肯定期待你像狐狸一样聪明。操哥这个解释,让我瞬间豁然,自然不想再和操哥就卯狗、毛狗华山论剑,觉得毛狗这乳名其实也挺不错。

我认识一位副刊主编,他说自己一直很喜欢土狗。他主阵的大副刊志同道合微信群全是捉刀弄墨的文人,不乏其人在群里直呼他为“土狗”,却从来没见过他黑过脸,仍是开怀地谈笑风生,不禁让群友雅笑不止。“土狗”的处世哲学,让我悔悟之心顿起,后悔童年时不该恫吓喊我卯狗的人,不该因为小伙伴喊我毛狗就气上眉梢,更不该和小伙伴翻脸干仗。

也许年龄越大,就越怀旧,就越怀念逝去的亲人。有了小孙子,我越来越怀想奶奶,怀想奶奶叫喊我卯狗。“我是卯狗,喊我卯狗爷爷。”那天,陪3岁多的小孙子和不满3岁的小侄孙女玩耍,我这话一冒,两个小乖乖就异口同声“卯狗爷爷卯狗爷爷”地喊起来,纯真的童音在客厅里打转,随后,我们抱成一团乐不可支。

世事沧桑,物是人非。尽管奶奶已离世28年了,我愈加懂得奶奶的挚爱,奶奶的“卯狗”叫喊依稀在我耳边萦绕,甜蜜着我白了头的年轮,成了温暖我的一缕人间之爱。